

今生定要
你相思刻骨



上

相思刻骨

墨若青鸦
著

Always

thinking

of me

今生定要你相思刻骨

①

墨若青鸦 著

Always

thinking

of m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定要你相思刻骨:全2册/墨若青鸦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072-5

I. ①今…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520号

书 名	今生定要你相思刻骨:全2册
作 者	墨若青鸦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涂继文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72-5
定 价	5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女王归来

第二章 叙旧

第三章 当时年少

第四章 打黑枣

第五章 过儿的姑姑

第六章 收利息

第七章 小心思

第八章 劣玉镯子

131 112 096 078 060 041 022 001



CONTENTS 目 录

第九章	摊事儿	152
第十章	大户人家	171
第十一章	打架	189
第十二章	谋算	209
第十三章	晚宴	227
第十四章	罗生门	246
第十五章	决裂	265
第十六章	生病	283
第十七章	天壤之别	299

299 283 265 246 227 209 189 171 152

第一章 女王归来

H 城的傍晚，又飘起了雪花。

冬天的夜特别长，七八点的时候，东方标志性建筑上明珠熠熠。橙红色的探照灯，抛射而出，照亮了整座城市。购物广场的音乐喷泉群亮起了橘黄色的霓虹灯，在这个流水结冰的季节，广场上立起了一座座玲珑剔透的灯雕群。

夜晚，是中心商业区休闲、购物、娱乐活动最繁盛的时候。悠扬的音乐声中，最突出的还是私享娱乐会所——利比亚庄园。

地面的雪几乎没了膝盖，才扫过，又是一层。她深吸一口气，搓搓被冻僵的双手，严阵以待地盯着会所大门。

有个人哆哆嗦嗦地把帽檐往下又拉了几分，畏寒似的又把手缩进了口袋。站在会所门口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裹得像一个粽子似的，眼神清透又明亮，像极了揉碎月光的湖水，漆黑、宁静，令人心动。

燕陈，二十四岁，留洋归来的第三类人——女博士，脸蛋已

经被冻得僵僵的，手指几乎动都动不了。心中叹了一口气，她抿紧嘴唇，一遍遍地鼓励自己：“燕陈，撑一会儿，再撑一会儿。”

就在她冻得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光可鉴人的传感玻璃门唰的一声开了。

“哎，姐！你咋来了？”掐灭了手里的烟头，会所里蹿出个年轻男孩，一迭声地“啧啧啧”，大惊小怪地尖叫，“这都谁哪！这么不长眼睛，看着我们燕陈姐姐在外面，怎么能让我们的燕陈姐姐吹冷风呢！瞧这小脸儿冻的！”

他真是自来熟，伸手要来拉燕陈进门，燕陈眼眸倏然一眯，淡淡瞥了一眼他伸来的爪子，淡笑不语。男孩脸色登时一僵，讪讪地收回了手，弱弱地喊了一声：“姐……”

燕陈还是没搭理他，她什么时候来的，别人不清楚，利比亚会所的老板——向叙会不知道？燕陈心里门儿清，自己从踏上中心商业区的这块砖片开始，名流圈的这帮人肯定就在等着看笑话，有更恶劣的，没准都摆开了赌桌，赌她什么时候耐不住寒冷狼狈而走。

她知道自己在名流圈的名声不好。不过……即便她“懦弱、废材”的形象再深入人心，也轮不到会所这些软饭男来看自己的笑话吧。

清冷寡淡的目光不动声色地往上一掠。

某扇窗前，几个津津有味看热闹的男孩纷纷有一种被黄蜂蜇眼的感觉，慌忙拉上窗帘，缩了起来。

燕陈如此淡漠冷静，简直出乎向叙的意料。向叙脑子里有一个资料库——商界名流圈里，排得上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容貌、

性情，他倒背如流。在向叙的印象里：燕陈好说话，极其好说话，给一颗枣子可以打她十巴掌！

不仅向叙是这么想的，名流圈哪个不是这么想的？

三年前燕陈结婚那段往事太有料了，三年后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商业圈这些大佬仍然会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燕家长女，嫁给锦盛集团那个年龄最小，容貌比偶像明星还要清美的董事俞景——当年也是一门好姻亲。

据说订婚那天，迎新娘的车队简直就是一个超跑团。从宝马到保时捷，从奔驰到玛莎拉蒂，锃光瓦亮的温莎蓝、丝缎银、金属漆，几乎闪瞎了H城小市民的眼睛。仇富的论调甚嚣尘上，在名媛杂志、城市论坛、微博微信上面整整占了一个月的版面。

那些天，谁不热议锦盛集团和燕家的这门联姻？都说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大伙儿还等着俞、燕两家强强联手，在股市闯荡出山河万里一片红，可谁能想到这两人才结婚就崩盘了。

俞景长得漂漂亮亮，可性子真不靠谱，在巍峨高耸、庄严肃穆的欧式教堂里——年轻的新人在神父的面前刚刚宣誓完要“彼此忠诚一辈子”。谁想到，一出教堂的大门，准新郎就丢开老婆，和情人度蜜月去了。

当面摔燕陈的脸……俞公子！有种啊！这一段“结婚当日，即被抛弃”的摄影带比偶像剧还带劲，彻底轰动了H市的名流圈。脸被打得啪啪响，正常人都忍不了，对不对？可燕陈呢？视若无睹地坐在教堂里，小姑娘清凌凌的眉眼水光潋潋，静默平和，仿佛没看见自家老公跟人跑了似的。

神父：“燕女士，你老公跟人跑了。”

燕陈：“哦。”

神父：“燕女士，他们都出大门了。”

燕陈：“哦。”

那位来自海外的老神父主持过这么多场婚礼，什么时候见过准新郎和情人度蜜月的奇闻？他操着生硬的中国话提醒了燕陈半天，小姑娘愣是清静如水，连个眼神都没还给他。

“等一等，俞先生……你不是才在主的面前宣誓过……”提着黑色的神父袍子，新娘不去追新郎，倒是小老头追着俞景银光闪闪的宝马跑了三千米。那天，没追回新郎的神父是哭丧着脸回来的：“燕女士，对不起，我尽力了。”

拍拍神父的肩，算是安慰，从始到终，燕陈波澜不惊，一言不发，不知道的还以为新娘是神父，燕陈是路人甲。

超跑俱乐部的公子哥们儿开好了赌桌，兴致勃勃地想赌一把燕陈会用什么办法把脸打回去。离婚？决裂？对拼？小哥们擦亮了眼睛，就等着燕陈放大招呢！可谁能想到，第二天没有离婚，没有决裂，也没有对拼，燕陈一张机票，一个箱子直接就出国了。三年里，燕陈在国外读书进修，考试拿证，步步升级为学霸。三年里，俞景在国内逍遥自在，逛夜店、玩游艇、花天酒地……怎么好玩怎么来。说好的决裂斗殴对拼呢？“二代”们跌破眼镜，纷纷大呼没劲。从此，谁都知道燕陈的性子软，没趣的女人，含着金汤匙生在豪门圈，真是浪费资源。

如今……燕陈回国了，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居然是直奔H市中心商业区，开门见山找俞景。您这是准备大闹呢？还是准备闹个天翻地覆？如今赌桌都摆好了，就等着看燕陈下一步的动作了。

向叙却有不同见解，他总觉得闹不起来，只要说几句软话，这妞儿毕竟是泥性的，估摸着也不善言辞，就这么顺着，听着，咱们先晾着她，晾干了，吃了软钉子，她自然得走。可谁想，燕陈还没吃到钉子，他向叙先撞钉子上去了。

你和她说话，她不搭理你，你再多说几句，她抬起头，清润的目光不动声色地往上瞥一眼，目光似笑非笑地从睫毛下射过来，冷漠、从容，好像在讽刺：“你们玩儿的花样，姐姐几百年前就看腻了，呵呵。”

向叙出来本来就是虚招——最近H市降温厉害，北方和南方不同，屋里暖气片十一月就开始供暖，可外面天寒地冻，可折磨人了。要不是怕燕陈在外面杵一晚上冻截肢，向叙还真会隔一扇玻璃门，喝一杯咖啡看她的热闹。

他原也没准备请她进来，总想着糊弄几句软话，让燕陈知难而退自己回去。可谁能想到……交锋第一句，小姑娘就用眼神让你头皮都麻了。紧接着，她气定神闲，不急不缓、和和气气地和你搭讪拉家常：“你叫向叙吧？”

向叙才被她吓得肝胆俱裂，不敢和她玩花枪，连忙笑容满面地接茬道：“劳姐姐挂心，对啊，我就是向叙。”

“我记得你是B栋向叔叔家的小儿子，小时候是在×小上的，后来转到×中的吧……”

一拍大腿，向叙露出敬佩不已的眼神：“哟，姐姐这还记得我。对哪，就我！我小时候调皮，爱打架，我爹被班主任告状闹得没辙，总给我转学。”

燕陈语重心长地说：“哪能不记得，像咱们一起长大的孩子

群，都是小时一起斗过蛐蛐，拍过洋画儿，粘过知了的交情，老好了。”

“是啊是啊。”向叙连忙点头，还琢磨着怎么用这“孩童时候的交情”忽悠燕陈赶紧回家，没想到燕陈紧接着一句话，把他所有的话头都堵住了。

“既然是老好的交情，那就算姐姐我帮帮你吧。”

“帮我？帮我什么？”

“你带路啊。”一记清冷冷的目光扫过去，燕陈说得顺理成章。

“可是……等等，姐，我带什么路啊？”胳膊被人优雅地挽住了，向叙被赶鸭子上架，突然眼皮直跳，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

“还能带什么路，去你的会所啊！”

一道雷直接砸到脑门子上，向叙总算是听明白了，他的利比亚会所寸土寸金，会员卡六位数一张，燕陈这是准备攀着交情来混霸王会员！

“姐，这里会费有点……那啥，贵……”向叙还在用温和的语言来说明自家会所尊贵高雅的趣味。

没想到，燕陈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笑得很温和：“对啊，就是因为你这会所会员费太贵，咱们交情好，所以才说你燕陈姐破坏原则，要来帮你一次。”

在向叙懵懂的眼神中，燕陈满口跑火车，忽悠的话张口就来。

“你想了，咱们打小一片区长大的，都这么熟了，这叫发小。我今几个在外面熬着不碍事，可我要真在外面冻成个冰碴水晶，往后人家得怎么想你向叙啊！肯定说你向叙太不顾旧情，小没良心。”

“呃……”似乎有道理。

“可不办会员卡就去你的会所，传出去人家说我燕陈是占小便宜的人。”叹口气，燕陈也是挺无奈的，“说真的，咱们要不认识，我也犯不着这么毁自己名声，可看在咱俩打小一起长大的分上，我宁毁我名声，不能让人家说你向叙小没良心啊……”

“谢谢姐姐为我着想。”总觉得哪里不对，等向叙再反应过来的时候，燕陈就这么软刀子磨啊磨，血腥子都没沾一滴已经直接把他拿下了。

利比亚会所处于中心商业区，夜晚是娱乐活动最繁盛的时候。一走进利比亚会所里面，燕陈心中不由得赞叹起来，向叙的确是个人才！会所被他修饰得别有洞天，很有特色。

站在落地的玻璃门外还没什么大不了，等走进去之后，眼前赫然开阔起来，巨大的螺旋形阶梯从西南角的方位连绵而上，上面缠着青翠欲滴的绢纱藤条，藤条中点缀着闪闪发光的宝石。

东北角的位置，是水波粼粼的水族馆，面积很大，从地下室挖空了，由地底一直蔓延而上，蔓蔓水草中，游着乌龟、海鱼，锋锐的鱼鳍时不时掠过，显然还有海中猛兽。

二楼的人不多，有几个参加舞宴的女孩在那儿闲聊。聊到一半，大家看到燕陈，饶有兴趣的目光就落在裹得像粽子，却又眉清目秀、气质从容的姑娘身上。

燕陈抬头，冲她们微微一笑。几个女孩拿着红酒杯子，一脸错愕的表情，怎么都想不到燕陈会有这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向叙抚额，恨不得把燕陈一步领到目的地，因为从燕陈进门开始，他

就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燕陈啊，那是什么人？名流圈的大笑话。

俞公子的新宠是温氏集团副总家的四千金——温情。霎时，那些非议惊破尘埃，悄然落地，女孩们哪怕伸长了脖子，嫉妒得满眼血红，也会温顺谦恭地祝福一对“新人”。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此，浮华岁月里，顺从温良本就是不可饶恕的错，你退一步，那些嘲讽和辱没就会甚嚣尘上，对错黑白在喧嚣浮躁中变成了灰。这个世上，没人会替你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张扬跋扈，势利尖锐，它们像是一根根倒竖的毒刺，总能扎得人鲜血淋漓，从而让你学会闭嘴，学会臣服。

在向叙看来，温情这种人极其成功，却不好招惹，想到一会儿燕陈要和那种不讲理的女人搅和上……他同情燕陈的同时，也唯恐自己引火烧身。

“叙哥，这谁啊？”就在向叙心里打着小鼓，一路领着燕陈往顶楼的奢华商务包厢走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娇嗔的女声。

“不关你事，玩儿去。”瞥一眼来人，向叙没搭理，拉着燕陈匆匆往顶楼的会议包厢去。

“我看着这个小姐姐面善得很……叙哥不介绍介绍？”

“谁来了，你都要认识，闲得慌了。”

女孩被噎得脸都黑了，却不好说向叙什么，只得瞪着燕陈，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狐狸精”。

长这么大，燕陈还是头一次被人当着面骂“狐狸精”，她行事端正坦荡，怎么就担得起这个称号？漆黑的眼眸倏地往下一沉，向叙一扯她，没扯动，他当即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燕

陈转身，冷不丁朝说话那女孩一笑，淡问一句：“狐狸精说谁呢？”

“狐狸精还能说谁，狐狸精肯定是说你……”就在女孩叉着腰冷着脸，满脸鄙夷，还要再骂些什么的时候，啪的一声脆亮的耳光声骤然响起。

谁都没想到看着文秀纤瘦的燕陈说甩巴掌就甩巴掌。

那女孩都被燕陈打蒙了。

燕陈吹了吹手心，眼眸弯弯如月牙，淡淡道：“真对不住了，我这人三观太正！容不得狐狸精在我眼前张扬。你既然承认自己是狐狸精了，我也不好空手而走，回敬你一份大礼，别客气，记得往后好好做人，做什么妖精啊……”

脸颊火辣辣的烫，挑衅的女孩捂着脸傻眼了，不是说燕陈懦弱无能？不是说燕陈善良好欺？愣了好半晌，她终于反应过来，自己竟然被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打了。

“你敢打我！”女孩怒了，眉目狰狞，张牙舞爪地就要扑过来。燕陈冷冷看她一眼，愤怒的女孩没察觉到燕陈目光中的冷意，倒是她的女伴无意中瞥见，顿时从足底蹿出一股冷意。

“小寒，别冲动……”女孩的同伴慌忙拉住她。

“老娘今几个和她拼了！”

“十一楼！十一楼！今天十一楼听说姜二少来了……”一盆冷水登时迎头浇上，她来找燕陈麻烦只不过是為了讨好温家四千金，可真要闹出点事被姜二少看见，那就糗大了。

豪门圈两大偶像巨星级别的钻石王老五：一个是俞公子，另一个便是姜二少，两人都是女子们向往的男神。俞景已经结婚，外遇对象又是温情那样的女孩，普通人望而却步，哪里再敢覬觐

于他。可姜二少未婚啊！豪门圈对于姜家的传言知之甚少，大家只知那是三代以上的富贵传承，姜家在商界中叱咤风云，拥有只手遮天的影响力。然而，他虽然是上流阶层的领袖人物，却鲜少于公众露面，这种摸摸衣角都能沾上仙气的大人物，哪个女子不向往。

女孩们天天没事跑向叙的会所里溜达一圈，求的就是偶遇、艳遇。万一哪天走狗屎运，真被姜二少看上了，就能一步登天。可惜，除了这家会所的老板，很少有人见过那位姜二少。

就像今天，明明知道姜二少光临会所，可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女孩的同伴一说“十一楼”，那妹子登时像斗败的公鸡，捋捋衣角，再也不敢做泼妇状。

燕陈打过人解了一口恶气，转身就走。走到一半，见向叙还呆立在后面，她微微一笑，女王似的扬起下巴，徐徐地说：“哟，叙哥，还愣这儿做什么？”一声“叙哥”叫得矫揉造作，分明学着刚才那挑事女孩的语气。

向叙脸红了红，他只知道燕陈脾气和软，看她来会所找俞景，只当是她忍了三年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原本估摸着她若爆发，也只是对着她老公俞景。可他千算万算，根本想不到燕陈吃不得亏，别人骂她一句，她就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扇巴掌过去。

这真是三年前，那个看着老公出轨却静默无声的小姑娘燕陈吗？向叙傻了，下意识地跟着走。

燕陈一边往前走，一边低着头，眼睛黑漆漆的，甩了甩微微泛红的手掌，小声嘀咕：“长得不漂亮不是她的错，可就这副尊荣还想效仿姐已、褒姒做狐狸精，真是自不量力。我哥果然没说

错，脸皮厚的女人，打起来会手疼……”

她哥教她打女人？

不不不？

她哥还打女人？

不对不对，是她手疼？

她打了人，不说人家脸疼不疼，只说她手疼，这一家子都什么人？向叙脑门上面似有天雷滚滚，嗡嗡作响。

燕陈这次煞费苦心地来找俞景，说起来，恐怕没人会相信。她特意飞回国，只不过为了离婚，俞太太的位置看来风光无限，在她看来却是无趣至极。

但燕陈早就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俞景却不放手。来之前，燕陈和俞景打过电话，一提到离婚，俞景就说“有事”“没空”“再说吧”。

俞公子这么忙，谁知道在陪哪个女人吃饭睡觉。燕陈想了想，于是也不介意屈尊降贵，和和气气地拿着离婚协议跑来让他亲自签一个字。

到顶楼后，向叙去和俞景传话，燕陈倚在奢华包厢的门口，这才轻轻嘘了一口气。见自己的老公，还得找人传个话，燕陈眯着眼，忍不住有些好笑，手里薄若蝉翼的离婚协议轻若无物，这是她下飞机后的第三个小时，大洋彼岸还穿着短袖衬衫，H市却冷得足可把人冻成冰碴儿。

长廊一望无垠，贴着熨帖的金箔，上面流光换转，悬着名家画作。最前面，有扇窗没关好，北风吹来，将墙面上镶嵌的金箔纸吹得彩光夺目，清明滋润。

离个婚跟打仗似的，真累。靠着门口，燕陈迷迷糊糊有点犯困，可北窗的冷风一阵阵吹过来，吹得她不由得吸口冷气，搓了一下右臂。靠在那儿，还晕乎乎着，她竟没发现在最右侧的包厢，立着个气度不俗的青年。对方身材峻拔，容貌绝美，薄唇含一点笑意，一双黑暗到沉不见底的狭长凤眸，充满侵略性地看着她。

姜薄东来赴一个饭局，没想到在这儿都能被花痴女缠上，谈个合作方案，那女的几乎扑上来了。他被缠得受不了，不耐烦地擦着一脸口红印，一出门，就看见门口立着个妞儿。

她穿着黑衬衫，干干净净地站在门口，洗得发白的紧身牛仔裤，紧紧地包裹住她笔直修长的大腿，完美地衬出她翘挺的臀。盘正条顺的妞儿姜公子见多了，可像燕陈这样神色冷淡，目光毫无波澜，浑身还有一股冷色，他压根儿没见过！

就像是寒冬中忽然喝了杯热咖啡，不知怎的，姜薄东心里暖暖的，又像是羽毛挠着，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与此同时，对面包厢几个醉得云里雾里的男孩也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哟，尖果儿！”不知是谁轻佻地吹了一个悠长的口哨，引得大伙儿纷纷看向了燕陈。

都喝多了，几个男孩们猛不丁看见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紧身牛仔裤，看上去跟圣女贞德似的女孩子，脑子都有点炸。

其实也不怪他们，都喝断片儿了，他们连燕陈长什么样都看不清，被肾上腺猛飙的心里就一个心思——是妞儿，可以玩玩儿哦！于是几个男孩把燕陈团团围住，充满酒气的气息喷了燕陈一脸，笑嘻嘻地下手去摸燕陈的脸。